

足本

柳柳州全集

大東書局印

煥南購于卷

一九四



8.0.12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柳柳州全集

平裝三冊定價三元六角
精裝本另加實洋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重編者 崔

龍

發行人

沈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駁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三一〇號

分發行所

南京 長沙 西安 梧州 安慶
北平 濟南 徐州 雪蘭莪
天津 漢口 重慶 常州 哈爾濱
瀋陽 廈門 廣州 汕頭 無錫
開封 杭州 嘉坡

大東書局



(本 書 校 對 者 朱 晉 材)

龍城錄

卷上

序

柳先生謫居龍城，因次所聞於中朝士大夫，據其實者爲錄；後之及史之闕文者，亦庶幾焉！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晉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卽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卽袁天剛之師也。

魏證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視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合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奮，直入臥內，雷殷殷然，赤電繞室，冥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祕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細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慄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頤頤頤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受，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颺起，圻帷裂幕，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閤中，但聞勸酬交歡，竟不知爲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合州有人過海，阻風飄蕩，松欲圻，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松一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泮海之東，十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同如飛，羽但覺風颺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二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居常頤下有鬚，若猿頰也。其上有四鬚。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耶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丐者豈非異人乎？

房元齡爲相無嗣

房元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憤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詳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憩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逐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曰：「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啾相須，月落參橫，但惘惘而爾。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

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入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尙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日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縈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解。云：「天漢二年，赤光生粟木下，有子傷心過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六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冥。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霧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勦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獄命，獄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憩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爾！」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倉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鵠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玉城崔嵬，但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游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紳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入字，僅可曉，然近猶蒙云「水銀陰精」，百

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得之。」後中宣南鷺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水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爲燼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岫，叢嵐映日晝如曛；長橋驚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空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街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爲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元齡有大譽

房元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志，則爲亂賊；輔帝者，則爲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閣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爲題字。時朝中諸公，皆譏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爲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爲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爲八體書。太宗旣卽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卽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爲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知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鬭訟，漸卽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聞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亦得其術。

卷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其言：「深耕溉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贄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眉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追。然生頗爲文思，設若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夷著書僊去

賈夷，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生同室讀書，爲人謹順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皋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皋子。邇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說幻莫之信也。有子鯨，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爲褚無量、裴煜、鄭譔、馬懷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而賊逆遽興，兵火交荼，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臥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貴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卽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吻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王圓兆王建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卽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

太宗沉書於溥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裹百重，命中使沉溥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惰，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隅，望且重也。」庭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露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寡和也。「擲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子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羣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者一聯，爲絕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若臭蘭人。」天使夫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爲賢婦人，而稱量集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客一百卷行於世。

魏澄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醴醑，翠醑。」常以大金蠶內貯盛，十年飲不歇，不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常有詩賜公稱：「醴醑勝蘭生，翠醑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百味甘酒也。玉薤，煬帝酒名。

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千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爲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爲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舞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藥，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罾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中卽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爲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閭阜山王天師。」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脅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譌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鮑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振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卽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甌，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卽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溪口邊得此者，富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賤，強起昱，

至京師。賜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舫。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潯亦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珏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鬬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柳柳州全集

卷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沈寃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楸，及荒窮盡，人理所極，親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尚書德量宏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惶荒懇，叩顙南望，竊以効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稱省，豈敢微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宏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瑣汗，先賜榮示，捧讀血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沐於一舉，俾折脅臍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寬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庸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

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泫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遠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獻款，晝永宵興，願爲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櫪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踴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辰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文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援，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謔，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懷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啓。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